



藤森庆子

佩德罗·卡斯蒂略

秘鲁总统选举终极对决： 乡村教师vs前总统之女

当地时间6日，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，民众需要在首轮选举得票领先的两位候选人——自由秘鲁党候选人佩德罗·卡斯蒂略与人民力量党候选人、前总统藤森之女藤森庆子中，选出这个国家三年来的第五位总统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两位总统候选人一左一右；一个出身偏远山村，一个来自政治世家；一个从政前只当过老师，一个是职业政客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卡斯蒂略： 横空出世的前乡村教师

截至当地时间9日20时47分，秘鲁总统选举票数统计完成约99.073%，佩德罗·卡斯蒂略以微弱优势领先藤森庆子。已开票数中，卡斯蒂略得票率约为50.209%，藤森庆子得票率约为49.791%，差距不到0.5%。

暂时领先的卡斯蒂略是秘鲁此次选举中横空出世的人物。四年前，他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罢工，一举成名。在那之前，他只是秘鲁一个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。如今，皮肤黝黑、总是戴着一顶家乡特色宽檐帽的卡斯蒂略，正在冲击总统之位。

秘鲁总统选举之初，在18名候选人中，卡斯蒂略不算突出，甚至排在五名开外，算不上热门人选。但新冠疫情成了“助攻”，卡斯蒂略去年感染新冠病毒，反而让民众对他多了一丝亲近感。在秘鲁大选前几个周进行的民调中，卡斯蒂略以20个百分点的优势遥遥领先。

卡斯蒂略的竞选标志是一支铅笔，2017年，他因领导教师罢工而声名鹊起时，所到之处总是拿着一支巨大的铅笔。当年那场大罢工持续近80天，他带领成千上万名教师要求加薪，废除不合适的教师评估体系和增加教育领域预算等。时任秘鲁总统库琴斯基起初拒绝谈判，但教师罢工导致350万学生无法上课，最终库琴斯基作出让步，满足了罢工者的诉求。

卡斯蒂略今年51岁，出生在秘鲁卡哈马卡省的小镇普纳，是家中9个孩子里的老三，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。小时候，他一边干农活一边上学，还自己赚钱交学费。他大学本科专业是教育学，后来获得塞萨尔瓦列霍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。

从1995年起，卡斯蒂略在普纳镇当乡村教师。他在学校不但要教学，还负责做饭和清扫工作，在当地赢得了好口碑。他曾经的学生埃雷拉说，卡斯蒂略“总帮助别人”“我们要修路，他在；我们要完成某项任务，他在；有病人需要帮助但没钱，他还在”。

2002年，卡斯蒂略曾初涉政坛，以秘鲁可能党党员身份竞选安吉亚市

长。秘鲁可能党是前总统托莱多的政党，托莱多自2001年至2006年担任总统，他和卡斯蒂略相似，也出身贫寒，曾为赚生活费当擦鞋童，最终苦学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，后来成为经济学专家，步入政坛。不过，那次竞选卡斯蒂略没有成功。

新冠疫情期间，卡斯蒂略本想在封锁之下继续教书，但他所在的社区根本没有收到政府许诺的药物。想到执教25年来学生经历的痛苦与挣扎，他在去年10月宣布将代表自由秘鲁党参加总统选举。

出身草根的卡斯蒂略充分利用了“乡土”特色：总是戴一顶卡哈马卡传统帽子，穿着可循环利用轮胎做成的鞋和南美特色披风，骑在马背上。顶着这身造型，他在第一轮选举投票中为自己投下一票。“我双手干净来到这里，我是个勤恳工作的人，是个有理想，有希望的人。”卡斯蒂略如此形容自己。他的竞选口号是“富国不再有贫穷”，这句话在他的家乡卡哈马卡特别能引起共鸣。这个地区拥有秘鲁最大、最赚钱的金矿，却是秘鲁最贫穷和最被忽视的地区之一。

卡斯蒂略代表的是左翼，承诺将进行“彻底的改变”，在一年内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，并将秘鲁的矿业国有化。秘鲁是全球第二大产铜国，也是金、银、锌等金属的重要出产国，矿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10%。他还称，将通过基建项目、对小企业采取公开采购等方式，增加公共投资，使经济恢复活力，限制“影响国内产业和农民的进口项目”。他明显的左翼倾向，收获了一批农村选民和底层人士的拥护。

秘鲁农民孔多对媒体表示：“(卡斯蒂略)看起来和我们一样穷，他是个农村人，经历过苦难，亲身经历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，我们都一样辛勤地劳动着。”

藤森庆子： 三度竞选总统的前第一女儿

卡斯蒂略的对手，是职业政客、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·藤森之女藤森庆子。与“黑马”卡斯蒂略相比，藤森庆子来自对秘鲁影响深刻的政治家族，此次已经是她第三次角逐总统之位。

藤森庆子今年46岁，是日裔移民家庭的第三代。他的父亲藤森是个极具争

议的政治人物，1990年到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，功过参半。功在铁腕反恐维护了政局稳定，力推改革改善经济，使秘鲁快速发展，成为南美洲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；过在执政专权，手段强硬，贪腐盛行，甚至动用武装力量镇压异己。2000年11月，秘鲁国内爆发政治危机，藤森辞职远走日本寻求政治庇护。5年后，他在智利被捕，2007年被引渡回国。

藤森庆子很早就涉足政治。藤森执政期间与妻子关系不和，两人1994年决裂，1996年正式离婚。从1994年起，藤森庆子便以总统女儿的身份承担起了“第一夫人”的职责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

藤森庆子曾求学美国，1997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。其间，她经常往来于秘鲁和美国。藤森曾用公款为她支付多次往返机票费用，这也在后来成为藤森下台的政治把柄之一。

2002年，藤森庆子搬到美国追求学业，在那里认识了丈夫马克·维拉内拉，很多与藤森交好的官员还出席了藤森庆子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婚礼。婚后两人曾在美国纽约居住，已育有两个女儿，藤森庆子2006年获哥伦比亚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

2005年，支持藤森的人士成立了一个新政党，由于藤森当时流亡日本，他们选择藤森庆子担任党首。第二年，藤森庆子当选秘鲁国会议员。2007年，在外流亡近7年的藤森被引渡回秘鲁，被判25年监禁。两年后，藤森庆子创建了自己的政党“2011力量”党，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力量党，备战2011年总统选举。

作为藤森的女儿，她没有急于为父亲脱罪，反而谴责藤森执政时的错误，称即便当选总统也“绝不会赦免父亲”。尽管如此，呼声较高的她最终还是输掉了那次大选。

2016年大选，藤森庆子走到了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。然而，那次她以0.24个百分点的微弱劣势败给了库琴斯基。有分析人士认为，藤森当年执政时的表现拖累了藤森庆子，这是她在连续两届总统选举中遭遇失败的一个原因。

今年，藤森庆子又来了。她此前已经与弟弟藤森健次达成和解，承诺如果当选总统，将赦免父亲。代表右翼的她坚定支持自由市场经济，与卡斯蒂略相比，她的支持者多为中产阶层及社会精英。截至当地时间9日，票数稍微落后的她尚未承认败选，还指控选举存在舞弊现象，不知道这会不会再给本次大选掀起波澜。

从海军陆战队员 到残奥会冠军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位卓群 编译

对美国人奥斯卡·桑切斯来说，骑自行车是一种慰藉。十二三岁时，他偶尔会在深夜骑车出门，“当遇到挫折时，我有时会在凌晨两三点钟溜出家门，到月光下的山丘骑行。”

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，如今桑切斯依然在“骑车”，只不过用的不再是腿，而是手。今年46岁的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手动自行车运动员之一，参加过三届残奥会，共获得6枚奖牌，还多次获得世锦赛冠军。

2001年那场摩托车事故前，桑切斯是一名军人。他1996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，事故发生时，他正在从海军士兵转型为海豹突击队员。当年他跟队友们讨论的都是特殊行动、如何踢门、解救人质等军事行动，但那场事故给他的脊椎造成永久性伤害，桑切斯再也无法走路。

让他从瘫痪痛苦中走出来的，是手动自行车。“我刚开始‘骑车’时，绕街区一圈就算壮举了。”他说，“但这项活动让我感觉非常活跃……我上瘾了，主要还是想到室外，发泄受伤和事故带来的沮丧。”

桑切斯说，当时根本没想过会参加比赛，只是想“走出家门，免得让自己发疯”。但慢慢地，他把手动自行车从爱好变成了一项竞赛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，桑切斯加入了美国残奥代表队。

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，桑切斯获得了手动自行车计时赛金牌和公路赛铜牌。2012年伦敦残奥会和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，他又获得了四枚奖牌，如今他正在备战东京残奥会。

参赛改变了桑切斯对人生的看法，回顾第一次参加残奥会，桑切斯说：“我曾认为自己只是个不能行走的残疾人，这让我非常崩溃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。但获得这些奖牌意味着，我仍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我是有价值的……我的身体可能破碎了，但我这个人没有。我不会以是否成功给自己下定义，取得成功的能力更重要——重要的是过程，而不是结果。”



奥斯卡·桑切斯

参加东京残奥会，还面临着新冠疫情的挑战，桑切斯做好了充分准备。“不管是去东京还是国际旅行，对我来说都不是真正的威胁。我喜欢面对挑战，证明我能应付得来，这种心态跟我的军事背景和特种部队经历有很大关系。”

目前，桑切斯的日程就是训练，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县的家中每天“骑车”两到三小时，一周练四五天。除了“骑车”，他的日常训练还包括每天早上洗个冷水澡，桑切斯觉得，“在冷水澡中学会控制混乱的思维”是有帮助的。

去年9月，桑切斯当上了爸爸，有了儿子。现在他还要在训练和家庭之间寻求平衡。“有时候，我不得不说，‘不行，我们必须坚持计划，我可以晚点再和小伙伴一起玩。’”他说。可能在东京残奥会前，这样的“冲突”还要持续一段时间。

桑切斯说，他原本考虑过在这几场比赛后退役，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也是一次机遇。“或许我会被激励参加2028年的奥运会，我的大部分家人都在洛杉矶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洛杉矶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会徽是奥运史上第一个动态会徽，会徽图案是“LA28”，其中字母“A”是不断变化的，衍生出26个全新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。共有2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参与了字母“A”的设计，展示他们的个性和风格，桑切斯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设计的“A”呈现出有光泽的黑色，看上去像是车架。“这个‘A’反映出我在残奥会上学到的经验，表达了我从挫折中成长了多少。”